

## 立冬的炒栗子

□石慧



一不留神，冬卷着冷风匆匆来了！它先解落大片摇摇欲坠的黄叶，接着喊醒棉衣围脖，鼓起腮帮子吹红路人的手脸，催促洋炉子落灰的人家囤炭，将桌上的凉水壶换成暖瓶……瞧这阵仗，真是不小。

气温骤降，糖炒栗子生意却热火起来。干货店主们纷纷在门前架起超大的铁锅，锅里盛着粗亮的黑砂，锅旁竖上大大的红牌子，用显眼的大字标注着：新上迁西板栗，又甜又糯，骗人不要钱。早些年，我见过有壮汉拿大铁锹翻炒栗子，他们往往干得满头大汗。这些年这种场景不再，转而换成了机器翻炒。机器规律地翻炒，仿佛一头蒙了眼转圈的驴。

立冬这天，张姐的糖炒栗子店悄悄开张了。她的店很小，比不得热闹街头的大干货店。栗子也是她自己手炒的，锅不大，也盛着黑砂，大冬天的，炒完就出一身汗。张姐用的栗子有三种，一是河北迁西的板栗，二是北京怀柔油栗，再就是泰安板栗，都属北方栗子——北方栗子个头不大、皮棕仁黄、入口甜糯，适合糖炒。南方栗子也有品种适合糖炒的，但没见张姐炒卖过。

张姐的小店里栗子的甜香熏了邻院的白蜡树，叶子醉了般从枝上溜下，滑过斜坡的屋瓦，躺在小店的水泥平顶上。开了口的热栗子用新缝的棉被盖着，等着有口福的人来选购。屋外角落处多了张木桌，桌上安置着白色泡沫箱，箱上有红字“外卖”。想必这里头的栗子也裹在张姐新缝的棉被里，挤在纸袋里，黏着香甜的油。

老主顾闲叙照常中午到店，彼时栗子刚炒完，还很热。新上了蒸玉米，要不要尝尝？张姐热情地介绍着，又说店里还添了白煮山鸡蛋，正在炉上的锅里煮着，等会儿就能出锅……

屋顶的猫儿叫张三，到了立冬这日跟着张姐来开店。它有个伴儿叫李四，夏日不见影，冬日离家不出门。

冬不紧不慢地行进着，张姐的小店也按自己的步调迎来送往。张姐慢慢炒着栗子，蒸着玉米，煮着蛋。天好时打开门换换气，遇着大风降雪就闭门关窗开灯。又过了几日，小店的窗台上添了贵客——一盆品种为瑶台玉凤的白色独头菊。这菊花个头大，生得好，张姐拿去参加了菊展，虽没获“菊王”却也进了前五。放在店里日日看着，心情也好。等花谢了，拿去晒干，缝个枕头皮，装进枕袋里，让人安神有好觉。

今年盖栗子的新被上多了蓝点，是张姐秋日无事绣的。淡淡的，像菊，生怕抢了糖炒栗子的香……

凡人  
脸谱

## 母亲的手

□徐永芳

仲冬时节，为了生计而奔波的我虽然各种防寒保暖物品都配备齐全，但工作中，难免要露出双手进行操作，导致手指出现轻微的皴裂。每到这时，我就会想起母亲那双如干柴般布满裂痕的手，那满手的老茧和裂开的硬皮，刺痛了我的目光。

打我记事起，母亲就是一个辛勤操劳的超人形象。她拉扯四个孩子，承担繁重的农活，操持琐碎的家务。经年累月的劳碌，让她的双手渐渐失去原本的模样，尤其到了寒冷的冬天，更是常常皴裂渗血，叫人心疼。

农闲时节，母亲像一个绣花女，坐在炕上织毛衣毛裤。如果对完成的花纹图案不满意，她就不厌其烦地拆了重织。如此反复，最终给我们几个编织出各种款式新颖的毛衣毛裤。还记得我童年戴的毛线帽子，都是母亲自行设计的样式，面部只露着两只眼睛，保暖又有趣。

母亲也会做布鞋，父亲和哥哥穿的黑布千层底鞋以及我们姐妹几个的花布鞋，都是母亲用双手一针一线缝制的。厚厚的几层鞋底，即使用牙签般粗细的铁针，出入也很费劲，可那根穿了细麻绳的针却在母亲的手中麻利地来回穿梭。每次制作一双鞋，母亲的手指都会被扎上几个针眼。而痛感，对母亲而言似乎并不重要。

新衣新鞋做好，我和姐姐们穿着去上学时，总能引来同学们羡慕的眼神。街坊四邻也常来取经，向母亲讨要做针线活的秘诀。甚至有些老人给孙子孙女做百日虎头鞋时，也会来找母亲，向她请教新的图案和制作方法。

农忙季节，母亲忙完地里的活，回到家不顾劳累，先喂饱满院的家禽，然后变着花样给全家人做可口的饭菜。母亲有事或生病时，就由父亲下厨。可父亲炒的大白菜又生又咸，难以入口。每每这时，我就更加想念母亲的巧手做出的馒头、手擀面、煎饼、锅贴、豆腐卷……

童年时，我总怀疑母亲的手有一种奇特的功能，长大后才明白，那些异于常人的技能并非天赋，而是母亲日积月累的经验。当我肚子疼时，母亲会用手掌在我的脊椎上来回推按，让痛感很快就神奇地消失；母兔临产时，母亲会用手指在母兔肚子上触摸，准确判断出它分娩的日期；鸭鹅出门觅食前，母亲用手掌在它们肚皮底下轻轻一托，就知道哪一只还没下蛋……

母亲的手也有出毛病的时候。那是一个寒冬的夜晚，母亲窖藏完地瓜后，点燃蜡烛用火烤白色的凝膏，然后涂抹在手指肚上。原来，母亲的手指肚已经开裂，露出鲜红的嫩肉！母亲疼得面部扭曲，却没有出声。可我们都明白，那双养活全家人的手，遭了多少罪！

现在，母亲的双手不再那么忙碌，可这双托起家庭重任的手已经变形，甚至不能伸直，手背也青筋凸起，既像屋脊上的木梁那样坚硬，又像母亲刨过的土地那样柔软。母亲没有因此说过任何埋怨的话，相反，她为有这样一双手而感到自豪，为这双手培养出来的儿女感到骄傲。

与母亲相比，我当下的辛苦又算得了什么呢？

人生  
感悟

## 山中一日

□荐希华

时光飞逝，转眼又到年末。初冬温暖舒适的阳光让人忍不住想出门去晒晒太阳、爬爬山。这个周末，阳光正好，微风不燥，我决定去攀登城市近旁的海岸名山——大珠山。

从杜鹃花区入山，路旁几株紫葳不遗余力地支撑着秋天的花事；连翘无花可开，便争先恐后地向游人伸出手臂。最惹眼的是狼尾草——新晋的“网红草”。初秋时候，它多是浓绿苍翠的颜色。刚刚冒出来的狼尾巴，有着微微的紫红色，像女孩子漂亮的腮红；慢慢就苍老、失去血色，成了在呼啸的北风中依旧挺立的真正的狼尾巴。

山路蜿蜒，春天时喧闹的杜鹃花区沉寂了许多。我一鼓作气，终于到达了主峰大砬顶。眼前视野开阔、景色壮观，远处洁白的“棉花糖”悠悠地飘浮在碧蓝的天空，叫人心旷神怡。

在石板上静坐，顿觉山中小溪的歌声更加响亮。记得深秋时节的黄昏，我也曾坐在这块石板上，那时虫儿们用各自的口琴、手风琴或者风琴，奏起嘹亮的交响乐。绚丽的小花儿静静

倾听着，缤纷的果实悄悄成熟着，深秋依然翠绿的爬山虎不知疲倦地攀缘着，为光秃秃的石板“上妆”。此刻，爬山虎已经爬满整面石板。

望着它们，我不禁想起汪曾祺在《人间草木》里的文字——“一个学农业的同志说，谷子是从狗尾巴草变来的，葡萄则是从爬山虎变来的”。基因能被改写，已不是什么稀罕事。其实，世间没有什么不可以改变。

“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。”说的是风景，更是人生智慧。伏尔泰说：“使人疲惫的不是远方的高山，而是鞋子里的一粒砂。”既然“鞋里的砂”硌脚，那就坐下来休息一下，顺便把它磕掉吧！或许同路人的一句话就能让你破防，让你减少内耗。这何尝不是“柳暗花明又一村”。暂别世间繁华，搁置生活琐碎，关闭手机，去山中走走，世界便安静下来。“山中方七日，世上已千年”。如此计算，长寿的秘诀是否可以破解？

冬天从来不只是冷风和萧瑟。杜鹃和玉兰正孕育着花骨朵。万物潜藏，蛰伏的生命正积蓄着力量。



## 琅琊放歌

### 冬日暖阳

□单宝剑

是寒冷里  
伸出一枚橄榄枝  
心照不宣的色彩  
张扬着温柔的立意

有人说

冬日的那抹暖阳  
是上帝寄给人间的散文诗  
简短的文字里  
写满浓浓的诗意

在冬日

寒冷才是最偏执的主题  
如果可以  
把浪漫写进诗里  
没有什么比奢侈的暖阳  
更能让人心生感激

曾经的花开花谢  
都已成为过去的故事  
把高做放低  
放低到人人都能接受的预期  
短暂的温情  
也是最长情的栖息

### 雪语

□徐依凡

一阵微寒的风吹动了心事  
冬夜的那片雪花  
在梦中愈发清晰  
还记得去年的冬天  
你曾和我说过  
我们要在冬天里白头  
今年的小雪如约而至  
积攒了几季的相思  
期待一捧雪的沁润

我的心事停留在一树雪白  
却阻挡不住你奔向我的脚步  
对视的眼眸里  
是被爱意唤醒的雪花  
我就这样守望着冬天  
用雪花为你系一个  
独一无二的蝴蝶

### 热闹的冬天

□王嘉琳

故乡的冬天  
后知后觉地来了  
道路边，屋顶上，树枝上  
珍珠似的雪  
覆盖了大地每一个角落  
路上多出来好多雪孩子  
一手糖葫芦 一手烤红薯  
还有逗趣的胡萝卜鼻子  
引来路人的笑声  
静默的道路上  
一下就热闹了起来

### 清晨

□潘盛国

云如丝带天如镜，  
净白无瑕有玉簪。  
一对斑鸠平地起，  
奋飞比翼入青林。